

记者 刘宗智 济南报道

## 进化版《火星救援》

回看近年科幻电影的轨迹，原创剧本日益稀少，制片方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向成熟的IP。从《沙丘》到《阿凡达》，从《星球大战》到《异形》前传系列，观众被淹没在续集、重启和扩展宇宙的洪流中。即便偶尔有《降临》《湮灭》等原创佳作出现，也常因题材冷僻而难以破圈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《挽救计划》的出现显得尤为可贵。影片改编自安迪·威尔的同名小说，由瑞恩·高斯林主演，菲尔·洛德与克里斯托弗·米勒联合执导。故事简洁明了，太阳和地球遭遇危机，高斯林饰演的中学教师格雷斯肩负人类希望，在孤寂的太空旅程中意外遇到外星伙伴洛基。这对“宇宙搭子”在资源极度紧缺的情况下，携手攻克重重科学难题，共同拯救了两个濒临灭绝的文明。

自3月20日全球首映后，《挽救计划》创下出品方亚马逊米高梅最高开画周末票房，全球首周末票房突破1.41亿美元，中国累计票房8181万元。口碑同样亮眼，豆瓣8.5分位居近期新片榜首，烂番茄媒体新鲜度95%，观众和影评人纷纷给予高度评价，“从类型上来看，它让人联想到2014年上映的《星际穿越》”。

优秀科幻作家的名字，本身就是一种类型承诺。从儒勒·凡尔纳到赫伯特·乔治·威尔斯，他们的作品不仅构建了科幻文学的基石，也为影视改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。当电影工业与这些作者品牌相结合时，所产生的化学反应，往往超越单纯的特效堆砌。现在轮到了安迪·威尔。作为“硬科幻”领域的代表作家，安迪·威尔为影片带来了天然的关注度。他的首部作品《火星救援》被雷德利·斯科特搬上银幕后，成为2015年票房口碑双丰收的佳作。正是这种特质，让《挽救计划》在上映前就积累了可观的关注度，说《挽救计划》是“进化版《火星救援》”有一定道理。

## 扎实的科幻设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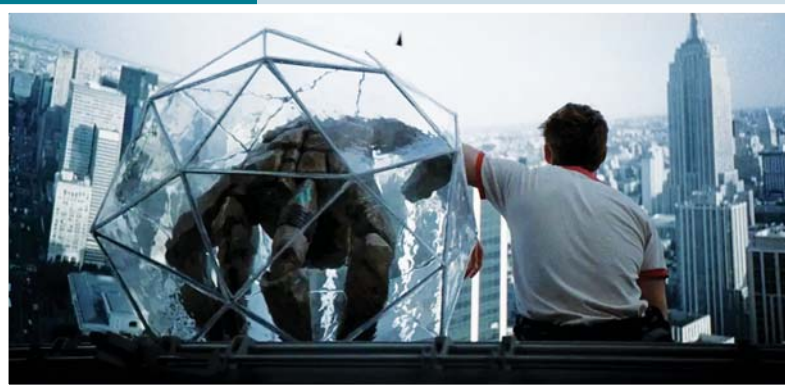
从故事架构到科学细节，安迪·威尔的作品始终体现出对技术逻辑的执着追求，为电影改编提供了扎实的基础。

《挽救计划》的灵感源于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：“一种微生物可以‘吃’星光，会发生什么？”安迪·威尔顺着这个逻辑，逐步构思出“噬星体”这一神秘生物。它既能吞噬恒星，威胁地球的生存，又能作为宇宙飞船的燃料，实现超远距离航行。这一看似天马行空的假设，在影片中得到了严谨推演。从微生物的生物化学机制，到星际旅行的轨道计算，再到不同重力环境下的物理表现，每一个科幻元素都经得起推敲。面对即将到来的存亡危机，影片没有用一句笼统的“启动救援计划”草草带过，而是循序渐进地拆解每一个科技环节，对噬星体的生物特性、能量吸收机制、生存环境进行反复实验与深度解析。

当主角在影片中通过科学方法一步步破解谜题时，观众获得的是一种与角色同步思考的参与感，这种体验远胜于被动接受视觉轰炸。片中的外星文明并非简

## 《挽救计划》为何能逆势突围

科幻电影《挽救计划》上映以来，口碑持续走高。豆瓣评分8.5分，不少观众称其为“青春版《降临》”，全面进化版《火星救援》、完美HE版《星际穿越》”。也有评论说它“宏大却又细致入微”。在超级英雄电影主导市场、科幻片屡遇瓶颈的当下，《挽救计划》为何能够获得观众的青睐？



单套用人类形态或常见的“小灰人”形象，而是基于其生存环境的物理条件，推导出独特的生物结构和行为模式。

双方奔赴遥远星系采集噬星体克星“天仓虫”的过程，同样符合科学探索的基本步骤。样本筛选、实验培育、风险规避、星际运输等环节，一步步推进、一次次试错，这种对科学逻辑的尊重和细致呈现，既满足了硬科幻爱好者对作品严谨性的期待，也降低了普通观众理解高概念设定的门槛。通过将复杂理论转化为直观且富有情感张力的情节，《挽救计划》成功实现了娱乐性与知识性的平衡。

这种对科学细节的执着，让不少观众想起《星际穿越》中基普·索恩贡献的黑洞可视化，或是《火星救援》中马克·沃特尼在火星上种土豆的详细过程。由此可

见，扎实的科幻设定不仅不会劝退观众，反而能提供一种其他类型片无法替代的观看体验。

## “实景美学”的回归

在AIGC技术狂飙突进、虚拟拍摄渐成主流的当下，《挽救计划》反其道而行之，希望影片能呈现“真实、自然、当下捕捉”的质感。这一美学风格首先体现在飞船的建造上。这艘船看起来像是全球科学家在时间紧迫下拼凑而成的“救命方舟”，因此内部各舱段由不同国家建造，这一区别从色彩、材质、风格上有所展现。飞船布景还能根据剧情需要，模拟加速重力、离心重力等不同状态，创造出既真实又充满陌生感的太空环境。内部的机械装置、操作界面、生存空间，都极具工业质感，没有过度美化的科幻美学，

更贴近现实中航天设备的粗糙与实用。

太空场景的呈现也摒弃了传统的绿幕拍摄。创作团队搭建了巨大的LED屏幕，实时显示动态的宇宙景象，光线自然投射在演员和飞船上。对于飞船外部镜头，团队甚至在暗棚中搭建了庞大的实体飞船部分，让高斯林能够真实地触摸和互动。这种“实景+LED”的拍摄方式，虽然技术复杂、成本高昂，却还原了宇宙的空旷、冷寂与深邃，让观众仿佛置身于真实的星际航行之中。

回顾科幻电影史，实景美学的传统源远流长。库布里克拍摄《2001太空漫游》时，为模拟零重力环境设计了巨大的旋转装置；雷德利·斯科特在《异形》中用大量机械模型和实体特效营造出逼仄恐怖的飞船氛围；丹尼斯·维伦纽瓦在拍摄《沙丘》时，坚持

在沙漠实景中拍摄，甚至为演员设计了专门的“沙漠行走”训练；乔治·米勒则几乎不用绿幕，将大部分动作场面放在纳米比亚沙漠中实拍。

这些经典作品之所以历经半个世纪依然震撼人心，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们扎实的实物质感。数字特效当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，但当它被过度使用时，往往会导致一种“塑料感”。《挽救计划》通过实景拍摄传递出一种质朴而深沉的力量，让观众在感受科幻奇观的同时，也能体会到角色所经历的孤独、挣扎与希望。

## 温情治愈结局圆满

与此同时，影片并未因“硬科幻”标签而牺牲情感表达。相反，导演巧妙地将科学逻辑与人性温度融为一体，使观众在感受宇宙浩瀚的同时，也能被角色间的情感羁绊深深触动。

影片主角格雷斯是一个“反英雄”式的平凡人。他本是学术失意、退居二线的中学科学教师，性格怯懦、恐惧牺牲，对拯救人类的宏大使命充满抗拒，甚至被注射镇静剂、强制绑上太空船，才开启了这场“有去无回”的星际航行。他没有英雄的果敢与无畏，会害怕、会迷茫、会抱怨，在失忆与孤独中陷入自我怀疑，甚至还有喜剧式的自嘲：“我不是宇航员，我还没准备好，我没有任何训练经验，我不会太空行走，也不会月球漫步，我没有任何英雄气概。”就是这样一个角色，却在与外星生命洛基的互动中逐渐找到自己的价值，在绝境中建立信任、互相扶持。

在传统科幻叙事中，外星生命往往被视为威胁或资源，对抗和猜忌成为星际互动的默认设定。但《挽救计划》提供了一条不同的路径：两个来自完全不同环境的智慧生命，在几乎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的情况下，如何建立起信任与合作？

主角与外星同伴从最初的试探、戒备，到逐渐建立沟通方式，再到最终形成超越语言的默契，整个过程既符合行为逻辑，又充满情感张力。洛基在格雷斯昏迷时，不惜暴露在致命氧气中救援；格雷斯则为救洛基放弃归途，在冷寂宇宙中成为彼此唯一的精神支撑。当两个生命为了共同目标携手努力时，观众看到的不仅是科幻设定，更是对人类情感的深度探索。

与《星际穿越》中主角穿越黑洞却与女儿错过一生的遗憾不同，与《降临》中明知悲伤却仍选择拥抱命运的悲壮不同，《挽救计划》给出了一个圆满而不失分量的结局。由于燃料不足，格雷斯最终没有选择返回地球，而是通过探测器将“陶莫巴”和研究成果送回，自己则跟随好友回到了洛基的故乡。这种结局处理方式，既避免了落入传统英雄主义的俗套，又让观众感受到一种超越种族与文化的情感共鸣，将“牺牲”与“成全”这两个主题诠释得恰到好处。

《挽救计划》的成功，或许为困境中的科幻电影指明了一条出路。在特效奇观日益同质化的今天，真正能够突围的，依然是那些能够在科幻的宏大框架中，讲好一个关于“人”的故事的作品。这正是科幻电影穿越技术迷雾、重返人文关怀的应有之义。